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 ● 主编



[美] 维塞尔 (Leonard P. Wessell) ● 著

普罗米修斯的束缚

——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

Prometheus Bound

The Mythic Structure of Karl Marx's Scientific Thinking

李昀 万益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 ● 主编



普罗米修斯的束缚

——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

Prometheus Bound

The Mythic Structure of Karl Marx's Scientific Thinking

[美] 维塞尔 (Leonard P. Wessell) ● 著

李昀 万益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美)维塞尔著；李昀，万益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75-2438-5

I.①普… II.①维…②李…③万… III.①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研究 IV.①A811.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9771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Prometheus Bound: The Mythic Structure of Karl Marx's Scientific Thinking

By Leonard P. Wessell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Oti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沪字2014-2011-608号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

著者 (美)维塞尔

译者 李昀 万益

审读编辑 温玉伟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10.75

字数 240千字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9月第1次

书号 ISBN978-7-5675-2438-5/B.876

定价 48.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出版说明

贫瘠的园地造就贫瘠的思想，肥沃的园地孕育高深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之花是在吸收了西方古今丰厚思想营养的基础上孕育和绽放的。许久以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理论来源的说法影响甚广，似乎马克思的思想根基主要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国民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相关，只要弄懂了这三种思想，就能确切把握“只有三个部分组成的思想体系”。这种看法无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基督教传统乃至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对马克思心灵的滋养。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曾在标志性的“博士论文”中明言，自己要“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尽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名言与特拉西及法国国立研究院主张的以社会科学启蒙民众、改造世界的激进思想之间，在德国早期浪漫派倡导的“存在先于意识”与马克思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间，以及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与卢梭的一些思想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类似。可以说，没有从古到今的众多思想的滋养和熏陶，仅靠三个来源是熏陶不出我们“熟知”的那个马克思的。

马克思进入汉语思想界已有百年之余，本土化的成果、实践，

甚至与这种本土化同时发生并相互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偏偏生养马克思的西方思想传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其实,西方学界同仁在这个园地里的辛勤耕耘已经收获众多成果。理解一种思想,就要掌握和重建孕育它的丰富资源,内心亏空和贫瘠的读者难以读出作者通过文字表征出的诸多义涵。马克思这个作者仍然在向当下的中国诉说,如果我们没有努力接近马克思的学术素养,尤其欧洲的古典素养,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的读者。

离开西方古典思想,离开西方传统思想,无法贴切地理解马克思。有鉴于此,在中山大学 985 二期创新基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的资助下,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系列”,以马克思与古典思想的关系为主,兼及马克思与现当代思想的融通,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刘森林

2007 年 5 月 10 日晚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致爱妻艾琳

致 谢

感谢科罗拉多大学为本研究提供的研究基金。感谢科罗拉多大学研究和创作理事会提供的研究和打印资助。感谢科罗拉多大学大学出版委员会提供的经费资助。

最后,感谢爱妻艾琳不辞辛劳的打印和编辑工作。

目 录

致谢 / ,

第一章 神话与逻各斯 / ,

第二章 普罗米修斯神话 / 69

第三章 哲人普罗米修斯 / 116

第四章 工人阶级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 165

第五章 普罗米修斯式经济学的剧中人 / 221

第六章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 265

第一章 神话和逻各斯

——科学时代的神话理论绪论

[1]一生追求建立他在尘世中的天堂,并把个人信念的宗旨写入普遍人性的内部构造,列宁无疑是正确的;清醒地认识到战争是和平的前奏,而盲信祖祖辈辈的传统可以一夜剧变则有害无益,列宁无疑也是正确的……如今,一切建构传统的神秘宗教都失去了力量,自笛卡尔以降的科学研究的淀积沉重打击了其权威。因此很难认识重建此文明传统的基础,但俄国革命思想的基础却是个例外。避开其超自然的基础不谈,它绝对符合让基督教成为西方官方宗教的那种思想氛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俄国模式比基督教的影响更加深远,因为它力求以此世的成就拯救大众,从而重构了我们熟悉的现实世界。

——拉斯基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延续了早期费希特和浮士德的灵感,创造了一个由泰然安稳的众神居住的世界,他们的创造开辟了一种始于无限的辩证法。

——伽罗蒂

这两段引文,前者出自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拉斯基(Harold Laski),后者出自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伽罗蒂。^①这两位似乎都有意要证明默勒若(Jules Monnerot)的观点:“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宗教运动!”^②共产主义者和亲共产主义者所发表的类似言论不胜枚举,都突出了马克思主义[2]经常被忽略的一面,尤其是被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忽略的一面。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科学人”,因此,从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坚信它的纯“科学性”。然而,细心地观察者——有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如伽罗蒂等——轻易地就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并非不带任何价值色彩的、纯理论的知识体系。相反,它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取代了神话和宗教活动曾经发挥的功能。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状况的理论分析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推动人类最终彻底“解放”的手段。这让许多研究者认识到:马克思能够在20世纪吸引人类,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人类的神话—宗教需求——传统宗教似乎已经无法再满足这些需求了。例如,霍尔(Louis J. Halle)指出:

笔者认为,马克思青云独步,但不在于他是社会活动家,或者理论思想家,而在于他的伟大历史预言。是马克思构想了一幅美妙迷人的人类社会图景——同代人无法望其项背……马克思主义满足了移居城市的人类全新的信仰需求,满足了工业时代人们的宗教需求。

① 见 Harold Laski,《信仰、理性及文明:关于历史分析》(*Faith, Reason and Civiliz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44), 页184, 51, 157; 伽罗蒂(Roger Garaudy),《马克思的思想发展》(*Karl Marx: The Evolution of His Thought*, trans. Nan Apotheker, New York, 1967), 页109。

② Jules Monnerot,《共产主义社会学与心理学》(*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Communism*, trans. Degras Rees, Boston, 1953), 页124。

帕森(Haoward L. Parson)曾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世界上各种宗教圣徒的预言多有相通之处。

像许多宗教先知一样,马克思与现存宗教展开了殊死斗争。他对宗教和其他各种异化形式的批判,根本不是受形而上学甚或科学目的的驱使,而是带着人道主义和预言的特性。马克思从黑格尔思想的“神秘外壳”中抽出“合理内核”,其要义不在学术,而是为了寻找打开人类解放之门的钥匙。^①

因此,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与传统的神话—宗教表达类似的特性。

当然,讨论马克思本人的[3]“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宗教特性,即使不是自相矛盾,也无疑有些荒谬。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个无神论者,而且把自己的理论视为科学。事实上,大家公认,马克思对科学客观性的诉求以理论唯物主义为基础。这让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度抛弃了青年马克思毫无裨益的纯“意识形态”领域,甚至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它更容易被划归到神话领域)。^② 换言之,他们相信,只要严格区分科学和意识形态、或者

① 见 Louis J. Halle,《马克思的宗教剧》(Marx's Religious Drama)见 *Encounter*, XXV, 1965, 页 19, 37; Howard L. Parsons,《马克思的预言使命》(The Prophetic Mission of Karl Marx),见 *Journal of Religion*, XLIV, 1964, 页 70。霍尔曾多次重申自己的观点,并且深入探讨了马克思思想的戏剧内核。见 Halle,《意识形态想象》(*The Ideological Imagination*, Chicago, 1972)。霍尔笔下的“意识形态想象”,即笔者所言的“神话思维”。

② 见 Louis Althusser,《保卫马克思》(*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1970), 页 219—41。一些“布尔乔亚的”评论者,也反对对马克思做任何神话的甚至形而上学的解读。见 Sidney Hook,《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From Hegel to Marx: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 Ann Arbor, Mich., 1962), 页 1—9。胡克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异化概念“基本是宗教的”(第 5 页),从未影响马克思成熟期的哲学,即“科学自然主义”。笔者的主张则相反,认为马克思的科学自然主义,是神话宗教“信仰”的理论衍生物。胡克非常谨慎,从不敢妄揣马克思的著作可能带有神话意义。

关于物质力的理论和基于“人之本质”的理论,把它们对立起来,并且把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等同于科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马克思主义中出现“神学”,甚至“人学”结构的可能性。尽管有这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令其免受人学和神学的污染的努力,还是有许多西方学者发现了许多深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中的神话—神学因素。^① 翡萨德(Gaston Fessard)指出,揭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的神学结构,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矛盾。

寻找无神论的神话结构,这一举动似乎荒谬至极。但是,如果首先在马克思主义里寻找的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它吸引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者,而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的萌芽,你至少会发现:矛盾只是表面的,背后掩藏着深刻的真理。

翡萨德非常精准地分析出了一个因素,可以揭示马克思的“科学”的神话—宗教功能。马克思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可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4]如哈里斯(Abram L. Harris)所言: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展示了一个气势恢宏的乌托邦,他深信,在这里人对人的压迫将会消失,“真正的人类自由”将会首次实现。

当然,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和基督教的“人类救赎”的内容大相径庭。然而,一种功能上的相似性——一种神话—宗教关

① 例如,弗洛姆甚至拿马克思的思想,与佛教的禅宗作比较。见 Fromm,《马克思的人之概念》(*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页 33。然而,胡克固执己见,声称弗洛姆的观点“荒谬绝伦”。见 Hook,《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前揭,页 4。然而,胡克从未自问,为何像弗洛姆这样有智识的思想家,都坚持寻找马克思的“荒谬绝伦之处”。

怀——支撑并点燃了这两种“信仰”，两种“世界观”。^①

在一个科学至上的社会中，除非披上科学的外衣，否则任何“幻象体系”都无立锥之地。因此，宗教神话如今逐渐为功能相似、内容迥异的意识形态所取代。

默勒若把宗教和神话称为“幻象体系”，无疑反映了他对神话思维的认知合法性的消极评价。笔者并不赞同这一点。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神话思维在当前几无立锥之地，除非披上“科学的外衣”。默勒若是正确的：从马克思的时代直至今日，科学这一标语始终支配着的这类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热情。对于走这条路线的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或者自列宁以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意味着科学知识。梅耶(Frank S. Meyer)指出，

对于这类共产主义者而言，生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发生，这一点确定无疑，就像常人的眼睛对颜色或者单色光影的感受一样确定。对于这类充分发展、训练有素的共产主义者而言，在一切可想象的生活、行为甚至思想领域中，只要明智地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立即带来清晰、确定、且完全符合其整体轮廓的严密组织的结论。^②

当然，马克思并非梅耶所言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完全可以断

① 见 Gaston Fessard,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神学结构》(The Theological Structure of Marxist Atheism), 见 *Is Good Dead?*, ed. Kevin A. Lynch, New York, 1966, 页 7; Abram L. Harris, 《马克思思想中的乌托邦元素》(Utopian Elements in Marx's Thought), 见 *Ethics*, LX (1950), 页 79。

② Monnerot, 《共产主义社会学与心理学》, 前揭, 页 140; Frank S. Meyer, 《塑造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小组训练》(The Moulding of Communists: The Training of the Communist Cadre, New York, 1961), 页 52。

言：马克思的布尔乔亚个人主义，会阻止他让自己的身心屈从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教条。然而，马克思确实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科学的。如果确如众多学者所言，宗教渗入了马克思的思想，那么，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把握马克思的论断中神话因素和科学因素之间的关系。

[5]迄今为止，多数清理马克思思想中的神学内容的尝试都肤浅至极，它们仅限于确定宗教和马克思的思想表达之间表面的相似性。事实上，笔者认为，迄今为止所做的不成气候的研究中漏洞百出，恰恰是由于研究者无法或者无意去厘清在马克思思想中，神学模式是如何演变为科学模式的。换言之，他们的一般步骤就是：在马克思那里揪出许多犹太—基督教立场，然后可谓是剥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外壳，挖出其内部的戏剧和神学内核。这一过程，需要发掘神学范式和马克思的理论构造之间的一一对应或者相似性。^① 例如，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曾把马克思主义和犹太教的弥赛亚倾向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中明显的犹太教……灵感就在于天启地遇见了一场暴力革命。这种革命不可避免，因为它是上帝本人的……神喻，将颠倒无产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群体目前的社会角色……在角色颠倒中一跃而起，把上帝的选民从此世王国的底端送至顶端。马克思用“必然”女神代替了耶和华全能的神性，用现代西方社会内部的无产阶级代替了犹太民族，把他的弥赛亚王国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其中突出的传统犹太天启录的特征刺破了这种俗套伪装，我们的哲人——导演在西式戏装里上演的其实是前希伯来的马加比犹太教。

^① 这种对比有时只止于在外在的相似性。见 Walter Theimer,《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与批判》（*Der Marxismus, Lehre-Wirkung-Kritik*, Bern, 1960），页 238—243。

应该承认,汤因比把弥赛亚犹太教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颇有想象力。不过,我们需要认识到,他所描述的戏剧情节并没有完全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神学特性。然而,汤因比的论述非常浅薄(局限于“表面的”相似点),突出表现在他把马克思的科学努力,简化为穿着现代“戏装”的马加比犹太教的“俗套伪装”。笔者绝对赞同波普尔对这段引文的评价:

如果说这是(或其中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肃分析,那么笔者必须提出抗议。毕竟,马克思写过《资本论》,研究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他为社会科学做出的[6]巨大贡献功不可没,尽管有许多成就已经被人超越……仔细研究[汤因比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其中丝毫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论证或主张,更别提分析它们。^①

也就是说,在汤因比(他是大多数此类尝试的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学结构的分析中,马克思的科学思考成了毫不相关的因素。笔者不抗议也不否认尝试寻找神话—宗教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世俗立场之间的相似性是合法的,却可以断言现有尝试根本没有深入马克思思维的核心,因为它们没有揭示马克思如何既能坚守其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又能把各种神话结构嵌入甚至整合进其科学的世界观。笔者判断,马克思并非不自觉地接受了神学模式,然后,无意识地为它们披上科学的外衣——如果这件“外衣”是外在于神话结构的话。凭着他超凡的才能和十足的德国学究气,马克思力求批判地、科学地探究社会经济现实的深度,以便预言经

① 见 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简本》(*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 D. Sommervell, London, 1971), 页40; Karl R. Popper,《黑格尔、马克思与后人》(*Hegel, Marx, and the Aftermath*, Princeton, 1966), 页253, 见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II.

验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判断神话模式和科学研究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关系。

几年前,塔克尔(Robert Tucker)写了一本关于马克思的神话和哲学的著作,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① 塔克尔成功发现了早期和成熟期的马克思之间的延续性,其结合点就是马克思哲学中的“神话”因素:即工人阶级拯救的戏剧。不出所料,塔克尔引起了部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公愤,他们尤其反感他对马克思的“心理”治疗。^② 遗憾的是,塔克尔虽然公开宣称要分析马克思思想中的“神话”因素,却没有展开讨论究竟什么是神话。^③ 他也未真正下功夫去理清[7]马克思文本中“神话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而只是用“和”来关联这两种人类思考方式。

在弄清马克思思想中的“神话—神学”因素之前,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神话”最基本的成分有哪些。笔者强调“神话”的首要性,因为本章接下来勾勒的方法,将把神学或宗教反思视为神话思想的产物。因此,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神学结构之前,必须正式讨论此问题,明确某些定义和结构。

神话：一个理论问题

什么是神话? 什么构成了神话学? 更重要的是,神话思维与现代人的科学思维有何联系? 这类问题打开了一个问题丛生的潘

① Robert C. Tucker,《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1964)。

② 见 István Mészáros,《马克思论异化》(*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1970), 页 331—335; Paul Craig Roberts,《异化与苏联经济》(*Alienation and the Soviet Economy: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Marxian Alienation,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the Soviet economy*, Albuquerque, 1971), 页 115—117。

③ 见 Tucker,《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页 218—232。书中相关部分重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的神话,而非神话本身的特性。塔克尔只参照了三篇关于神话的二手资料。